《武穆疑雲——消失的軍團》

自選章節：臨安驚夢

第三章　臨安驚夢

1

天光微曦，長江邊的一座丘陵下方，佈滿密密麻麻的大小帳包，這是岳家軍在鄂州邊境駐紮的大本營。

過了凌晨，天色突然不見明朗，反而一轉陰沉，營中一片漆黑，準備換崗的士兵們，只能靠著帳外的微弱盆火來照明。沒想到，就在剎那間，幾陣怪風由長江北面狂襲而來，盆火被吹得忽明忽暗，風沙四起，這下交接的士兵們更難看清了。

面對如此怪劣天象，大伙來不及反應，紛紛靠在帳邊避風。猛轉眼，卻驚見一個人影漫步在風沙陣中，穿梭自如，手裡還持一把拂塵，左扭右甩，劃出一道道圓圈軌跡，似乎完全不受影響，見他擺弄一會兒後，風竟然停了下來。

士兵們仔細一瞧，拂塵弄舞的原來是位老頭兒，他身著一襲純白的長衫袍子，飄逸的蒼鬚，滿頭的鶴髮，卻生得一臉淨白的童顏，光滑泛亮，彷彿山中修道仙人下凡，如此仙氣風範，讓人見了很難不向他恭敬三分。士兵們各個站齊了，有禮地稱呼道：

「循聖先生！」

這位本名喚作「黃縱」的老先生，還是喜歡大家稱呼他的道號——循聖，曾經短暫在朝廷的宣撫司擔任機密，如今卻是岳家陣中的首席軍師，也是岳飛身邊特別倚重的一位智者。

黃縱向士兵們點頭回禮後，神情凝重，逕行到帳後的一處高坡，此時天光漸亮，他望眼西邊的一片樹林，相傳那裡是三國時代的華容古道，如今已是岳家軍訓練兵陣的秘密基地，再轉頭遙望東南江面的一道山岩，便是名震天下的古赤壁，看到這些自古以來的兵家必爭之地，而今又再陷入戰火，心中頗為感慨！

想當初替岳飛將軍選了這麼一塊要地紮營練兵，終於等到岳將軍奉旨鎮守襄鄂重地，眼下北伐在即，刻不容緩，任何差池都不允許，沒想到今天一走出營帳竟遇此怪風象。初春不見東風，江北卻揚起沙塵，便深覺不安，黃縱凝神思索，掐起指尖撥弄著，心中暗記起祖輩相傳的「天罡掌訣」，不斷竊竊私語。

天罡掌訣乃三國諸葛亮所傳的卜測密技，手法雖然容易，但其中妙理卻深厚玄奇，這門祖傳絕技也是黃縱的拿手絕活，常在緊要關頭，瞬間施掌，便能占斷吉凶。正所謂天罡訣法少人知，掌上藏機盡出奇，胸中有術真玄妙，便是神仙指迷時。

只見黃縱掐指一算，眉心猛然一皺，倒抽口氣，幾個翻騰後，踏著輕功一般的步伐，奔下高坡，朝著營中唯一燈火通亮的那座大帳走去。黃縱一來到帳門前，守衛兵急忙喊道：

「循聖先……」

「噓！」黃縱示意守衛別喊聲。

黃縱看著布簾內閃爍的燭影，虛放腳步，生怕打擾到岳飛將軍，他悄悄入帳，沒想到岳將軍竟背對著他，只見岳將軍直盯著帳座後方的牛皮戰地圖，非常專注，似乎還沒發現自己進了軍帳。

黃縱緩緩趨進，一邊想著，距離岳將軍上次面聖，已過好些日子了，歸營之後也沒閒著，早已對本部軍士的佈屬安排妥當，接下來，就等著收編劉光世的五萬淮西兵馬，重新整合，看起來一切軍備都穩當就序，誰知道前幾日岳將軍竟對自己說還缺樣「利器」。

眼看，岳將軍都已整整閉關三天，沒步出大帳了，難道還隱藏了什麼玄機不成？

正思索中，黃縱突然在紛亂的桌上看到幾頁外翻的札子，上頭寫了洋洋灑灑的文字，他拿起仔細閱覽，讀著讀著，內心好生驚訝，這哪是什麼札子，根本是一部戰略兵法！文中幾乎把未來三年岳家軍的征戰方略、路線、佈屬、調度和兵勢趨向，分析透徹，毫無遺漏，足堪完美的兵道韜略。

果然，此次北伐，岳將軍最在意的，還是在擘劃抗金的戰略藍圖，由南至北，從裏而外，天下大勢全操之岳將軍胸中，光看這幾頁通篇玄機的方略，想必岳將軍定是熬了好幾夜啊！

黃縱看到了札子尾段，更是歎服，竟然連許多朝中大將經常忽略不顧的後勤之事都謹慎萬分，字裡行間又心繫朝廷：

……如今懇請陛下告誡各部有司，廣儲糧草補給，臣便能專心兵謀事宜，不為憂心軍糧而亂了方寸，如此，謀劃可安定，計策必周密，臣就能仰遵陛下復興之雄心，完成復國大業。將來迎回太上皇和皇太后的靈柩，奉請皇室親眷歸國，使祖廟再得安寧，萬民同歡，陛下則高枕無憂，臣之志願也實現，乞求讓臣卸甲退職，還鄉故里，這是臣心中所想所念。敬請陛下寬恕臣的輕狂，臣不勝惶恐。臣所進言，一切呈請陛下裁決。

起復太尉、武勝定國軍節度使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、兼營田大使臣岳飛札子

如此飽含遠見的制敵戰略，想是也只有岳飛將軍寫得出來了。

「好，寫得太好了！」

黃縱忍不住大聲讚賞，也驚醒了岳飛的沉思。

「喔？循聖先生，您來了！」

「岳帥，這札子是……」

「喔！這就是我當初和先生說的『利器』——要準備上呈的奏札，希望皇上看了之後，能儘快給我增援的兵馬，讓我們快些發師進軍，要不然誤了大好軍機，要想再恢復中原，可就難了！」

「奏札？既是軍機要件，岳帥怎麼還不快點上付朝廷呢？」

「這是我草擬的案本，真正的札子在幾日前就已差人上交了，就等朝廷的回覆。這幾天我閉關帳裡，就是在思慮這裡頭的細節，先生也是知道的，戰場上變幻萬千，如何精進其中兵道，絕對是兵家要事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！岳帥閉關是為了此等要事啊！」

黃縱鬆了口氣，繼續低頭思索，沉浸在札子裡的內容，不斷想著玄機所在。

岳飛踱了幾步，發現黃縱陷入沉思，刻意等了一會兒，輕聲喊道：

「循聖先生……循聖先生……」

「喔，岳帥，沒事！老夫是在想……這道奏札……」

「奏札怎麼了？」

「依老夫所看，這可不是一道乞出師的札子那麼簡單啊！」

「先生是否看出了什麼？有何指點？」

「想當年，諸葛臥龍對蜀國後主上言的出師表，可謂亂世聖典，今日岳帥的這道札子，有過之而無不及啊！對朝廷的忠誠之

心不說，光是通篇思慮周延、審思縝密的戰略方針，可見其指揮若定，絕對堪稱兵家上法。」

「先生言重了！我也是想讓皇上了解岳家軍的通盤戰略，好讓聖上放心，也希望朝廷能全意支持。更何況，沒有先生這些日子的指教，又為我奔走四處，蒐羅軍情，我恐怕也想不出如此周密的征戰方針。畢竟……那金賊可沒那麼容易對付啊！」

「老夫不過靠著走闖江湖的經驗，依天下勢態為岳帥指點迷津罷了！」

「那也算是仙人指路了！」

「呵呵呵……老夫實不敢當啊！兵聖孫子曾言：『兵者，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』我看岳帥的兵謀，已經將『道、天、地、將、法』這兵家五事融於一體，不僅透析金人陣營的虛實，還非常看重將帥與朝廷的內外合度，我看得出來，岳帥的戰略佈屬，不只是為了求勝而戰，而是務實為上，又顧及百姓蒼生，我相信岳帥對北伐的這番考量，是有十足把握的，絕對不是紙上談兵而已！」

「先生今日怎麼突然興了趣，論起兵法來了？」

黃縱雖曾為朝官，但道學高深，學問出自古老的縱橫家派，尤其擅長析理遊說，對保家衛國、安定天下也是視為己任的大志。

「還不是因為看了這道如兵書般的奏札，又勾起了我這縱橫論策的習慣……」

黃縱說到一半，突然一陣風吹進帳內，揚起了布簾，把黃縱驚了一下！

「等等，糟了，我竟然被這奏札給分了神！且慢且慢，岳帥，老夫不能再與你談論用兵之道了。」

「喔？有何不妥？」

「今日進帳來找岳帥，全是因為清晨我在軍營外突遇一陣怪風，掐指卜算，竟占得了個……唉，先不扯那些了，總之有要緊的事！」

「先生……到底想說什麼？」

「其實我昨晚一夜無眠，突然心生浮躁，便起身為岳帥卜上一卦。」

「結果如何？」

「岳帥請看……」

黃縱拿出一條泛黃的布巾，上面印有幾道看似炭枝的劃跡。

岳飛雖是農家子弟，又是軍伍出身，但文思匪淺，學問深厚，因為他比誰都清楚，將帥身在沙場，揮軍殺敵的戰術固然重要，但若是再掌握天機，勢必能制敵於先，所以他對上古周易這類的玄學致理是非常崇敬，當然也懂得一二，還經常和軍師黃縱探討天道數象的深意。岳飛接過黃縱的布巾，一見便知，那是易經的卦象，說道：

「萃卦？」

「是的！萃者，聚也。萬物薈萃，水澤大地。岳帥……您應該知道此卦的其中意思吧！」

「我明白，物相遇而後聚，故受之以萃，得此萃卦，人事亨通，利於集合大眾共同謀事。也就是說，若能多了淮西軍的大力兵援，再加上河北奇兵暗中相助，聚兵集萃，必有所成啊！眼下我們就要和淮西軍合兵了，先生，您這支萃卦，卜得算是時候了！」

「岳帥說的沒錯，但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岳帥，就在今晨，我看見營外……」

「報……岳帥，軍情急報！」

黃縱話沒說完，就聽得帳外有人喊聲，打斷自己。

「是誰？進來說。」岳飛說道。

只見一名小兵匆忙進帳說道：

「啟稟岳帥，朝廷派來差使，說有軍情要件交達。」

「朝廷？快！快請進帳！」

朝廷差使入帳後，並沒有慌忙，只是從袖裡拿出一卷小筒子。

「岳將軍，這是朝中急件，請岳將軍收閱。」

「朝使大人，這是……？」

「是聖上的親筆御札！」

岳飛一聽，暗自興奮，終於盼到皇上的出師御批了，展開札子，只見短短幾行字：

岳卿上付的戰略藍圖，朕已覽畢，等到該出師之時，朕會再行定奪。至於淮西合兵之事，頗有曲折，須由朝廷再統一安排，等明確由你節制淮西的軍隊了，才能交付合兵。

這幾行皇上的親筆御書，把岳飛嚇矇了！

御札所言和皇上之前說的速速北伐，完全相反，尤其提到合兵之事，不見先前的敦促激勵，反而改口說是「頗有曲折」，這四字隱意不明，欲說還休，實在令人猜不透啊！岳飛隱約感覺到文中之意，是皇上刻意不讓出兵，但又未提緣由。兵家大事，怎能如此輕忽怠慢，岳飛不解朝廷究竟在搞什麼？說好的恢復中原、救國大業呢？

此時，岳飛掠眼身邊，桌旁還擺著前些日子都督府親自派發的朝旨，當初淮西合軍的聖命言猶在耳，如今怎麼全變了，岳飛在這一煞那，似乎非常肯定，援兵沒了，軍機失了，苦心經營的兵道也亂了，北伐的大好時機也等不到了，一時心思紊亂不堪，只見岳飛神情若定，沉靜一會兒後，對差使低聲說道：

「臣……領旨，謹遵聖命。」

待差使離去後，岳飛背過身去，頓時無語。

而軍師黃縱也陷入沉思，他早就感覺事有變異，但卻沒料到這個變數不是來自敵營，也不是戰場，竟然是朝廷的出爾反爾。

岳飛對朝廷的信任，又一次從充滿期待轉為大失所望，雖然不知朝中發生了什麼，但皇上怎能如此兒戲呢？

此刻，岳飛心中，豈是不解皇上的心意而已，更多的是埋怨！

大帳內，悄然一段時間後，岳飛終於挪動身體，走向帳後，看著角落擺置的一身金線戰袍，旁邊還掛了一把金帶手刀，刀旁的木架上，插著一把銳利泛光的紅纓銀纏槍，這些跟隨自己征戰多年的寶貝，全是當年皇上趙構親賜的獎賞，如今看在眼裡，似乎有點格格不入。

黃縱見到岳飛將軍苦憶難受，本想勸慰幾句，沒想到岳飛突然轉身，伸手一舉，把掛在屏風上的一支五彩大旗扯了下來，旗上亮眼的刺繡字樣在空中掠過，清楚看到「精忠岳飛」四個大字，啪地一聲，被甩到了桌上。

黃縱見了，心中一驚，卻悶在嘴上不敢喊出聲。

這桿錦旗可是在紹興三年，皇上御賜的聖禮，當年岳飛隨軍抗金，討伐遊寇，戰功初起，首次入宮覲見皇上，便獲此御寶，旗上的四個大字，更是皇上親筆所書。黃縱還回憶起，當初皇上對岳帥的那番囑咐，往後岳家軍凡是行軍在外，都務必掛起這桿御賜軍旗，可見皇上對岳飛將軍的厚愛和期許。

從憶想回到了現實，黃縱再轉頭一看，岳將軍那無奈失落的神情，也瞬間明白岳帥為何如此悲憤了！

過了好幾日之後，朝廷未再有新的消息傳來，岳飛已徹底絕望，他苦思許久，決定暫告仕途，便上奏朝廷，請求卸職賦閒，把營中軍務暫時交由親信張憲代管，隻身奔上廬山，為亡母守喪去了。

這一日，長江的春水依舊滾滾東流，黃縱親自為岳飛將軍送行後，便獨自在江畔徘徊，他揹著一袋布囊，看來是要上什麼地方去。

突然間，對岸山叢裡，傳來噹噹響的銅鈴聲，聲音越來越近，清脆的聲響落到了江面上，瞬間無息，忽見山叢中竄出一人影，橫踏在漂浮江面的銅錢板上，身輕如飛，像是蜻蜓點水，一步步踏過長江，直飛奔黃縱跟前。

面對突如其來的踏浪奔襲，黃縱抵住一陣激風，急忙把拂塵一甩，風勢立馬被攪散，化勁入了江底。

「師父……師父……」袁力馳駕著風浪，一邊喊著。

黃縱見狀，轉手收勢，扶住了袁力馳，定馬煞停，便驚訝說道：

「力馳？是你？你怎麼……來了？」

袁力馳調息若定，臉不紅、氣不喘地回道：

「師父，我聽說岳帥罷職離營，便星夜兼程趕來，就想再見他一面！」

「唉，你這孩子？你不是在皇上身邊嗎，怎麼能隨意離宮呢？」

「哼！我袁力馳想去哪就去哪，別說是什麼皇城了，鳳凰山都擋不住我！」

「你……？」

看著多年未見的門生，黃縱既生氣又無奈，雖說這徒弟頑強不拘，但心中也是挺想念他的，想著想著，神情便淡定許多。

袁力馳見師父不語，自然知道師父還為了他當年私入朝廷的事，耿耿於懷，便跪倒在地，說道：

「師父，徒兒不孝，徒兒讓師父擔心了，其實……力馳這次來，是想說……我不想再待在朝廷了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原本以為入了朝廷，能以所學為國效力，扭轉乾坤。但這些年來，我在皇上身邊已盡力遊說，沒想到皇上還是心意難定，徒兒有愧師門啊！難道師父所傳授的絕學，真的難以縱橫天下嗎？」

「唉，天意本是難測，更何況你還年輕，師父不怪你，快起來吧！」

「可是徒兒心慌，我在離宮前，聽說皇上正準備和金賊議和！」

「議和？」

「對，之前被罷官的那個秦檜，又被皇上找了回來，還給他復了官職……」

聽到秦檜二字，黃縱眉心一皺，踱步前行，輕閉雙眼，再次掐指卜算，口中唸唸有詞。

袁力馳一見，不敢吱聲打擾，他知道師父正在使算天罡掌訣，雖說自己也懂一些，但道學不及師父高深，便靜等師父動作。

黃縱正靜心卜算，天空突然飄下細雨，詭譎的天象，讓他自言道：

「天色昏沉雨日連，若逢季位雨綿綿……」

黃縱接續冥想起，先前為岳帥占卜的那一支萃卦，被江北突起的沙塵怪象破了數，已是一變，如今朝廷又生起議和之心，反兵道而行，天下恐要大變，黃縱神情更加凝重，冥冥中似乎感覺到什麼不對勁的地方。

「逢春遇冬風，神州大地動……卦中有變，事出蹊蹺，天數難測啊！」黃縱沉吟著。

「師父你在說什麼？」

「不！力馳，你聽我說，你千萬不能離宮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別多問，記住師父的話，快回朝廷去，你要緊緊看著皇上和那個秦檜，但不可衝動妄為。」

「師父你當真？」

「你記著，將來天下若有任何變數，我會暗中發令，你若見我密令，必依計行事！」

「是……是！徒兒知道了。那師父你呢？你要去哪兒？」

「回天柱山！」

2

臨安城，街坊的早市如常開張，但一向喧騰的南瓦大街上，不見任何熱鬧氛圍，反倒一片低迷，在攤販和行人的買賣互動中，甚至充斥一股沉寂的氣息。

街邊一座宅院外，有百姓圍觀在門牆前，看著牆上一張張的小貼圖，內容幾乎相同，都畫著一名相貌醜陋的書生，頭上還寫著「奸細」二字。

「賣國賊！賣國賊！真該死啊……」

「就是他，就是這個秦相公，竟然甘願當細作，與金賊談和了！」

「呸……奸細、奸細……」

幾位看似讀書人的群眾，無不激憤，接連對著牆紙斥罵，街上一時喧鬧起來。

在紛亂的鼓譟聲中，甚至還有人談論起，不久前已傳得沸沸揚揚的宋金議和之事。

就在半年多前，岳飛自請卸職後，朝中百官為了是戰是和，吵得不可開交，但朝廷對議和之事仍如火如荼地進行，即使原本答應劃歸給岳飛的五萬淮西軍，在劉世光部下酈瓊接管後，意外叛變北逃，掀起一陣動盪，讓宋廷元氣大傷，但皇上趙構絲毫不改談和之心，一意孤行，還指派秦檜代表朝廷，以江南藩屬國的身份，出面接受金人的詔諭，認金國為宗主，稱臣納貢，如此喪權辱國的行為，消息一傳開，便舉國激憤，許多朝臣紛紛上書反對，但秦檜力抗群臣，還說出「公以智料敵，檜以誠待敵」的話來抵辱朝臣，無奈秦檜挾著皇上寵暱的權勢，眾官們也束手無策。

正當百姓們你一言我一句，氣憤地談論著。

突然，宅院大門一開，衝出幾位僕役和看似衙差的帶刀衛士喊聲道：

「你們幹什麼？想造反呀？走走走……都走……」

群眾被強制驅散後，紛紛噤聲，躲到了一旁，只見側門口一座硬木雕花的大轎被抬了出來，朝南邊鳳凰山的方向而去。

這座大轎上頂布蓋，四周垂吊著鑲片美繡的布帷，在東升旭日的照射下閃閃發亮，好不刺眼。這種封閉式的暗轎子又稱暖轎，

內座舒適又安全，早在宋太宗年間就明令規定：「非品官不得乘暖轎」，但如此驚美光豔的暖轎，在當時的官場也甚是少見！除了皇帝的龍輦之外，可謂無人能及，而裡頭的轎主人正是當朝高居一品大位的中書舍人——秦檜。

自宋金議和以來，秦檜的權位借勢高升，原本的宰相張浚因領兵不利之故，被解職罷官。續任的宰相趙鼎，也因諫言不敬、有干涉皇家內嗣之嫌，相繼被罷了位。從此，這位替朝廷完成議和之舉的秦檜便掌握了實權，獨專相位，除了皇上趙構之外，可說是萬人之上！

東日升騰，耀眼奪目，晨光更加絢麗，此時的宋廷皇宮內，一座巧麗典雅的後殿，傳出陣陣樂音，皇上趙構正慵懶地賞著下人安排的樂舞，宮女舞姿美妙，雅樂清麗悠揚，卻不見皇上龍顏一笑。自從議和之後，趙構難得悠閒，朝中少再有什麼緊急軍情來往送遞，整座臨安城好不容易沉靜下來，似乎是個可日日好夢的良辰，但就因為突然一轉無聊，趙構總覺得有點沉悶，再加上群臣近日上奏的札子，不是一堆無用之辭，就是假藉慶賀議和成功、卻實則嘲諷的內容，看了很是心煩，到最後，索性連奏札都懶得批閱了。趙構嘆了口氣，突然向旁人喊道：

「力馳呢？怎麼又不見他人？快喚他來，讓他陪朕出去走走……」

「官家，因為近日朝中無事，小的聽說……袁大人每日晨起，便獨自到西湖釣魚去了。」內侍官回道。

「釣魚？這廝小兒，竟然獨自跑去遊憩，也不跟朕說一聲，真是的！」

趙構既帶氣又無奈，殊不知袁力馳豈是貪玩遊憩，他只是藉著垂釣沉澱心情，靜觀其變，等候時機。否則，要不是聽了師父黃縱當初的囑咐，按袁力馳的率性，早在皇廷內有所作為了，怎麼可能忍受得了朝廷的庸懦呢？

趙構翻了個身，繼續側躺在椅上，看著無趣的宮廷樂舞，突然一位內侍官進殿稟告：

「官家，秦大人來了，正在殿外求見。」

「喔，他怎麼來這麼早？快，喚他進來。」

秦檜身著一席亮眼的官袍，俯首前行，從容進殿。

「臣秦檜恭請陛下聖安。」

「秦卿呀，今日怎麼來得這麼早？」

「啟稟陛下，前些日子臣在吳山附近發現一樣庶民趣食，想獻給陛下品味。」

秦檜呈上一只漆盒，打開蓋子，只見一頂頂看似小蓑笠的餅食，千層萬縷的餅絲環繞成形，樣式小巧，甚是可愛。

但趙構似乎對這道點心不怎麼在意，只是揮手示意秦檜向前，近身悄悄問道：

「金人提及的那些事，你處理得如何？」

「臣已有安排，請陛下靜待消息。至於那個李清照……臣已差人大力搜索中，一有動靜，臣立馬上報。」

「好，快抓緊辦妥，都已經與金人談完和約了，不能再拖了！這事……朕不希望有任何差池，更不能走漏半點風聲！」

「臣遵命。」

正說著話，趙構隨手拿起點心咬了一口，嚼食幾下，便感到驚奇道：

「喲……這小點、這小點……餅皮酥脆，油香四溢，樣子還挺別緻，口感更是難得，朕在宮內可從未嚐過啊！」

「陛下，此點心喚作蓑衣餅。」

「蓑衣……餅？」

「此蓑衣餅正是當年的東坡學士在此地任太守時，無意中發現的山野小食，經他品評傳揚後，便留名至今。臣一取得，看了覺得獨特，不敢私藏，便獻與陛下享用。」

「好一個蓑衣餅，改日再給朕多獻幾份！沒想到這裡還有如此特別的野食，看來……這臨安城還有太多的事，朕沒來得及體察呀！近日……民間有什麼新鮮事嗎？」

「回陛下，天下百姓相安無事，對朝中議和之成，無不感激，尤其是臨安皇城，街市鼎沸，百花齊綻，就像個太平年似的！」

秦檜說得好聽，但趙構當然知道這是秦檜的粉飾之辭，坊間對朝廷的舉措頗有埋怨，他早就有所聞，但如今議和之事既成，實在不願再去理會那麼多了。

此時，殿下的樂舞剛剛演到一個段落，戛然煞停，餘音迴響。

「陛下好雅性，能夠欣賞到如此妙音歌舞，乃陛下之福呀！」

「雅性？這些宮中小曲，朕都聽煩了，哪來的雅性？去去去，你們全都退下……」趙構喊退了樂人舞者。

「陛下請息怒！臣倒是知道有個路子，興許能解陛下之悶。」

「是嗎？快說……」

秦檜上前附耳言語，不一會兒，皇上趙構便露出一抹微笑。

待數月後，一個月圓之夜，臨安城西北邊的西湖，除了月光照映外，周邊的亭臺樓閣更是處處點亮燈火，奇幻地把西湖照得如白晝一般，湖上的樓船各個雕樑畫棟，爭相比豔。雖說民間百姓對朝廷的議和甚為不滿，但都城裡的官家商賈倒是頗有興緻，趁著沒有戰火的日子，便在城郊西湖邊又興起遊樂之風。

湖中陣陣的霧氣甚是朦朧，突然，霧裡穿梭出一艘不起眼的小船靠上了岸，只見幾位衣著富麗的遊人步出船艙，走向湖畔。其中一位遊客四處張望後，對著身旁的友人說道：

「官家，您看……這就是臨安城的銷金鍋兒！」

「欸！秦大人……你又忘了，要叫『趙公子』！」

「是是……趙公子、趙公子，請隨我來。」

身著常服的秦檜領著皇上趙構微服夜行，一行人繞著最熱鬧的西湖，感受杭人無時不遊的極盡之樂。自從議和之後，趙構難得步出皇宮，今日藉機微服出遊，心情的確放鬆不少。

這一路上燈紅酒綠，管弦嘈雜，趙構還看見了許多妓院酒館，好奇地想窺探一番，但帶路的秦檜卻不以為意，逕自走著，穿過一條暗巷，在一處高坡的後山花叢，發現一間無名的小院落，繼續往庭院深處走去。

此地僻靜幽雅，像是西湖後方的一處別苑，樸素的房舍，看上去更像是一所道觀。趙構隨之進院，見門上的木匾說道：

「『慕梁苑』……？秦檜，你帶我來這什麼地方？」

「公子，聽說此處住著一位琴歌雙絕的藝伎，平時不見常客，只服侍自己看得上眼的貴賓，臣想……如此非凡的待客之道，其中定有奧妙之處，便帶公子您來探個奇！」

「喔？這麼有趣，那快點，快問去！」

秦檜命隨從叩門詢問，見一名小女子開門，看似接待的奴僕，雙方攀談許久後，隨從一臉失落而回。

「大人，她……她們說……不見客！」

「什麼？是怕我不給賞錢嗎？」

「小的不清楚。」

秦檜很是生氣，自從升任相位以來，鮮少遭遇如此對待，更何況是一名藝伎，想了一下，便對隨從說道：

「你去，去向她們道出本相身份。」

「大人，我已經道出您的身份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她一說不見客，我便說是當朝秦相公前來賞光聽曲，她卻說……」

「說什麼？」

「說……怕髒了她的院子，要我們趕緊走！」

「豈有此理？……」秦檜氣得不知該怎麼辦，皇上趙構在一旁聽了，卻望著牌匾說道：

「區區藝伎，性格竟如此頑僻，我倒想看看她究竟是何方能手？」

趙構說著話，便從腰間取出一塊鑲著銅絲的金黃色配飾，仔細一瞧，並非金塊，也不是玉佩，而是個會散發蜜糖般甜味的「金顏香」，這香塊一看，便知是皇廷宮院才有的稀罕品，想是祖輩傳下的物事，歷經禍難風霜的趙構，能夠私藏至今，亦是不易。趙構轉頭對秦檜接著道：「去，把這拿去，賞給他們！」

「官家，這物事可是您的……怕是不合適吧！」

「去！」

隨從只好按照皇上吩咐行事，過一會兒，沒想到屋門真的敞開迎客了！

趙構一行人走向門邊，屋內沒有燈火，僅靠月光照明，隱約見一紗簾掛在內廳中央，他們好奇跨進門內時，簾後突然奏出一陣琴聲，隨著幽暗沉鬱的古琴聲，又傳出了一段淒然的嗓音……

長安一片月，萬戶擣衣聲。秋風吹不盡，總是玉關情。何日平胡虜，良人罷遠征……

趙構駐足門邊，聽著這一曲李白的〈子夜吳歌〉，琴調深長，歌韻濃厚，足見功力所在，確實不同於宮內那些昇平樂舞，但用這般閨怨之辭來迎客，似乎古怪了些，趙構正思索中，見奴婢把紗簾緩緩捲起，又點了盞燈，燭火亮起後，眾人這才發現，屋內並非想像中的富麗奢華，而是樸素淡雅的一座靜室，有點訝異。趙構趨前探望，看見撫琴的女伎身著素服，竟是個半老徐娘，好說也是有五十多歲的婦人，但仔細審視，她清麗的妝容，透著一股迷人的萬千風采，甚至有種勾人心神的美韻，久久挪不開注視的眼神！

「敢問……」趙構正張口問話，女藝伎毫不理會，逕自撫琴，又唱了一曲：

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萬里長征人未還。但使鳳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。

不同於先前的哀聲怨調，突然改為雄渾霸氣的曲風，獨特的歌聲，確實把這首王昌齡的〈出塞曲〉唱得頗有味道，但現場所有人都聽得出來，這位女藝伎唱錯了詞——「但使龍城飛將在」的「龍城」卻唱作「鳳城」，這不像是個資深藝伎會犯的失誤，聽來是有意為之，但弦外之音，尚未可知。

一曲唱罷，琴韻繚繞不絕，眾人還沉浸在享樂中，趙構開口說話了。

「果然是琴歌雙絕啊！」

「不敢當，妾身只是個清貧女道，偶爾撥弄管弦，閒歌幾曲罷了。」

女藝伎起身回話，聲音細膩飄然，身姿婀娜輕柔，舉手投足都饒富韻味。趙構緊盯著藝伎的動作，一邊問道：

「客氣了！敢問娘子芳名？」

「李飛鳳。」

「飛鳳？」

趙構聽罷，覺得這名女藝伎挺有意思，便逕自坐到一旁的木椅，細細觀察起周遭環境，眼神一瞥，突然看到桌上那盞燈，木頭的燈架看似平常，但蓋住燈的一圈罩子，淨是織錦所製，薄如蟬衣，罩上織有天神龍象，有如奇幻仙境，此等工藝精品，絕非常人所擁有！秦檜立侍在旁，也觀察到了，內心一驚：

「這不是當年名動汴梁皇城的絕藝——藕絲燈嗎？」

趙構心中驚訝未平，便好奇走向李飛鳳近身繞看，李飛鳳卻挺直身子，不為所動，沒有絲毫畏懼，趙構又觀察起一旁的古琴，發現琴身上有片如蛇腹橫鱗般的黑色斷紋，一時被嚇傻了！

趙構一眼便認出，此琴是朝廷南渡之前，收藏大內的珍品——蛇蚹琴！

身為皇親，趙構見慣天下珍品，一把古琴不算稀奇，但奇的是，這把「蛇蚹琴」傳聞乃先皇宋徽宗趙佶，親賜給當年轟動京城的絕世名妓——李師師！

趙構好奇心起，飽讀詩書的他突然回想到，當年讀過一位詞人所作的一曲小令：

遠山眉黛長，細柳腰肢嫋。妝罷立春風，一笑千金少。
歸去鳳城時，說與青樓道。遍看潁川花，不似師師好。

趙構默想詞句，邊看著李飛鳳的身姿神情，令他更加疑惑，眼前這位風情萬種的女藝伎的來歷。

「娘子你是……」趙構話起一半，卻見李飛鳳神情一轉冷豔，便不敢續問，想讓李飛鳳繼續唱曲，來測試一番，改口問道：「可否請李娘子再獻上一曲〈梅花三疊〉？賞金絕不少你！」

「梅花三疊？嗤……妾身恐無法順從，對官人失禮了！」李飛鳳神情嚴酷，冷笑一聲，明顯不想再為賓客獻藝。

「這是為何？」趙構問道。

「公子讓你唱、你就唱！今日我們來此聽曲是給你面子，你還敢推辭！」秦檜在一旁搭話斥道。

李飛鳳鎮定自若，連正眼都不瞧秦大人一眼，卻對著趙構說道：

「如今朝廷稱臣於金賊，妾身痛心朝廷之庸懦，本想靜心一陣，近來已不迎客賣藝，今日開門獻曲，已是官人之幸了！」

「你……」秦檜本想怒斥回去，卻被皇上一手阻攔。

李飛鳳瞥了一眼，看著趙構和秦檜的互動，便拿出那塊賞賜給她的「金顏香」，挪步走向趙構，一邊說道：

「宋金雖然議和，但天下皆知金賊蠻子誠不可信，對我大宋仍虎視眈眈，狼子之心豈可輕縱，難道……朝廷真要窩在這臨安城，繼續偏安，做一場不願醒的太平美夢嗎？」

李飛鳳一臉正氣凜然，說著和她柔美的樣貌不太相襯的話，順勢把那塊「金顏香」輕輕放回趙構手中，又再補一句道：

「您說是不是，聖上？」

李飛鳳突然道穿皇上身份，令所有人都嚇傻了眼，趙構一時也接不上話，只是心想這個李飛鳳果然非同尋常！

秦檜也正想著如何化解這個尷尬的場面，突然被屋外傳來的叫喊聲截斷了思緒。

「大人……大人……終於找到你了……」

闖進屋院的是秦相府的一名奴僕。

「你……庸奴，你來這裡幹什麼？」

「大人，樞密院急件！」

秦檜疑惑，接過卷紙看了幾眼，露出一臉驚恐的表情。

「官……官家……？」

「何事？」

「北國兵變，四太子金兀朮重掌朝中大權了……」

「金兀朮？怎麼可能？朕怎麼都沒收到消息？」

秦檜看了眼眾人，湊到皇上耳邊細語道：

「官家……您已多日沒上朝，也沒審閱奏札了！」

秦檜低頭繼續閱覽卷紙，雙手微微顫抖起來。

「怎麼了？上面還說什麼？」趙構問道。

「前……前線探報，金兀朮失信毀約，正準備率兵南侵，已佔領汴京……」

聽罷秦檜回話，趙構一時傾身癱軟，手中的「金顏香」應聲落地，香塊摔成兩半。

李飛鳳才剛傾訴完一席慷慨激詞，趙構沒來得及反應，便迎來這晴天霹靂的消息！

大宋朝沉浸在江南澤國的美夢，竟被這名江湖藝伎一曲道破，驚醒夢中人！